

土耳其现代简明史

[苏]安·菲·米列尔著

朱贵生、方苒、王荣宅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А. Ф. Миллер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ТУРЦ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 1948 • Ленинград

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48 年版译出

土耳其现代简明史

〔苏〕安·菲·米列尔著

朱贵生、苏萼、王荣宅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根据 1958 年 3 月第 1 版重排

197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002·459 每册 1.55 元

内部读物

目 录

导言	1—13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	15—123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土耳其	15
二 土耳其的参战	38
三 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秘密协定	86
四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116
第二章 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和 独立战争	124—225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的结果	124
二 协约国在近东的政策。土耳其的被占领	132
三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土耳其的影响	142
四 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	147
五 穆斯塔法·基马尔和民族政权的组成	152
六 英希武装干涉和基马尔党人的胜利	174
第三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226—269
一 木达尼亚停战协定	226

二 苏丹制度的废除	230
三 洛桑会议	236
四 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和哈里法制度的废除	265
第四章 基马尔党人为争取国内的政治 垄断地位而斗争	270—311
一 文化和生活方面的改革。反动分子的 反抗	270
二 基马尔党人与买办分子的接近。人民 共和党垄断地位的确立	286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	298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战时的 土耳其	312—387
一 蒙特罗会议	312
二 土耳其政策的转变	326
三 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	333
四 基马尔党内部的斗争。阿塔丘尔克之死	344
五 土耳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356
结束语	388—416
史料和参考书目	417—503
大事年表	505—545
人名索引	546—556

插 图

- 穆斯塔法·基马尔就关于必须在安纳托利亚，
而不应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国会的问题所写的
一段信的照片170
- 1920 年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172
- 在苏联贷款和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下建造的
开塞利联合纺织厂309
-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基马尔·阿塔丘尔克350

地 图

- 1914 年奥斯曼帝国56—57
- 根据 1920 年色佛尔条约而被
瓜分的土耳其184—185
- 土耳其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战争
(1919—1922年)200—201
- 海峡(1923—1936 年)324—325
- 现代土耳其374—375

导 言

本书的年代范围比近代史和现代史分期法所规定的范围稍广：《简明史》不是从1918年开始，而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此外，书前又加上了一个简短的引言，阐明1913—1914年土耳其的内部状况。作者之所以不得不违背分期法，首先是因为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前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产生的，同时也由于必须对土耳其的半殖民地状况作一个即使是简单的叙述，否则便不能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反帝斗争。

可供研究土耳其现代史的史料是很贫乏而且相互矛盾的。除了对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现代史所能提出的共同意见（缺乏已公布的档案材料和弄不到未公布的材料，传记和政论著作的倾向性，直接的伪造）以外，还应当指出有关东方各国现代史的若干特点。不仅东方各国的现代史，

就是近代史也是一门最少研究的学科。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等同志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所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意见，第一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把附属国和殖民地的历史作为历史进程的主体来进行研究；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四年了，但编纂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包括十九至二十世纪东方史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在这方面史料特别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之一。关于土耳其的现代史，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对于其他国家算是普通材料，如国会的报告，各个政党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的辩论，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传记，大事年鉴等，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用土耳其文完全公布出来。只是不久以前才开始弄到在土耳其公布的一些重要史料——基马尔·阿塔丘尔克的演说，伊斯美特·伊涅纽的演说等。结合着以前公布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有：基马尔的《演说》，1927年的调查材料，各个政党的纲领，条约和协定），这些新文件有很大的用处。可是，近年以来土耳其所建立的反动制度妨碍在报刊上披露公众的舆论。民主的派别，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常遭警察和法庭的迫害，它们实质上没有任何合法

的讲坛。统计材料是由政府机关以“加工整理了的”形式公布的，这样便无法确定农村的阶级分化、工人的收支情况、工业中的利润率等。

现有的俄文和外文参考书不能完全补救这些缺陷。苏联的作者们曾对土耳其现代史上很多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和有科学根据的研究，但这类著作在数量上显然是不够的。A. Д. 诺维切夫有关土耳其经济的几本宝贵的专著，在年代上是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B. M. 丹泽格、И. 华西里也夫等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的论文，对于了解土耳其的历史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它们大多只涉及经济和对外政策上的个别问题。有关现代史的综合性著作都过于简单，而有时还有点公式化。B. M. 丹泽格所著《土耳其》一书，正如本《简明史》的作者所发表的《共和土耳其》、《土耳其》等书一样，与其说是具有历史性质，倒不如说是带有国家志性质，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已陈旧了。M. П. 巴甫洛维奇和 B. A. 古尔柯·克仰仁的著作也陈旧了，它们还是在阿塔丘尔克的《演说》以及 1927 年土耳其第一次人口、农业和工业调查结果公布以前出版的。并且以前几年在我国所发表的书籍

和论文中，有些曾犯了严重的原则性和史实上的错误。

西欧关于新土耳其的著作比较多，但具有极端的倾向性。在著述有关土耳其的著作的西欧作者中，人数和作品最多的是法国记者，他们游历土耳其，然后发表自己的观感，并从很流行的书籍和小册子里吸取一些参考材料加到观感之中。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矛盾，法国记者们通常都不惜对反对英希武装干涉的土耳其人大加赞扬，而把法国描写成土耳其人的保护者。

在最有名的法国作者中，可以指出摩里斯·帕诺、保罗·让蒂宗、刚托·比龙和列维朗等人，他们合著了一本十分有趣的书；还可指出施利克兰、雷内·马尔尚，特别是贝尔特·乔治·葛利（见参考书目录）。对于这些法国作者来说，他们对于基马尔党人中反动活动家的态度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贝尔特·乔治·葛利在其所著《安卡拉—君士坦丁堡—伦敦》一书中，简直是歌颂列菲特巴夏的长处，歌颂他的“远见”等等，这显然是因为列菲特巴夏领导了“西方派的”、实质上是反基

马尔的集团，而后来则成为反动的买办反对派中最有名的活动家之一。贝尔特·乔治·葛利对他极力赞扬，因为列菲特巴夏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力求基马尔党人与法国人勾结，而这种勾结是会使民族解放运动归于失败的。

作为一个研究土耳其的历史学家，拉穆斯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土耳其史》出版于1934年。可是拉穆斯总共只用二十来页的篇幅叙述现代的土耳其，但尽管分量很少，他也没有忘记宣扬那种只有利于外国资本家和伊斯坦布尔商人的道德。他谴责土耳其人封闭外国的教会学校，谴责土耳其共和国的“过分的保护关税的”——如他所说的——经济政策等等。在拉穆斯看来，土耳其是一个农业国家，只应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而不应考虑建立自己的工业。

在法国作者的著作中，甚至在文艺作品里，都可以发现对“古老而善良的”土耳其过去的怀念。在那些还没有放弃对“东方风味”的爱好（实质上在这后面是隐藏着对土耳其独立所抱的仇视态度）的作家们中间，克洛德·法莱尔享有特殊的盛名。他的小说《杀了人的人》，当时几乎算作有关

土耳其的“经典”著作。克洛德·法莱尔在书中描写他所心爱的苏丹土耳其，旧的奥斯曼^①帝国及其一切特征——柏树、斯库塔利亚的坟地、带面纱的妇女等等。可是在三十年代，克洛德·法莱尔又到了土耳其，这时已是新土耳其了。他在那儿所看到的一切都使他很不欢喜。他感到悲哀的是土耳其人走上了欧化的道路，没有昔日的风味，
6 奥斯曼帝国已为土耳其共和国所代替了。在其出版于1933年的名为《安哥拉的四位太太》的新小说中，他借自己书中的主人公之口叫喊道：“这些新土耳其人还自称民族主义者哩！摒弃过去的一切，而那是多么好的过去啊！”

至于德国的作者，他们的意图就是颂扬德国的作用。这种倾向甚至在法西斯以前时期就表现出来了。例如，库尔特·齐姆凯所著的《新土耳其》一书，虽然也可以作为参考材料，但却为德国帝国主义辩护。作者把德国描写成土耳其的绝对大公无私的“恩人”，好象它曾出面保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反对帝国的敌人。齐姆凯特别颂扬

① 奥斯曼是土耳其帝国的开国皇帝（1259—1326年）。
——译者

德国在土耳其的“文化作用”。

多年以前出版了德国人李劳所著《新土耳其》一书的俄文译本，但它没有超出起码的材料编纂的范围。

奥地利的外交家诺伯特·比萧夫所著《土耳其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书，详细地研究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对外政治联系，可是作者看来是故意地闭口不谈土耳其与德、奥的关系。

美国作者的书籍的倾向性，主要是表现在美国自己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问题上（关于石油、租让权以及一般地关于土耳其的外国资本、威尔逊的政策等问题）。美国出版了各种关于土耳其的手册，类如《贸易手册》，也有若干专著。1924年，纽约出版了一本密尔斯主编的论文集——《现代土耳其》。这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但就在这本文集里也有很多具有倾向性的文章。例如，《论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文就不能算是客观的作品，因为它是出于“哈里法^①陛下”私人秘书的手笔，这一

① 哈里法——十三世纪以前阿拉伯国家穆斯林最高元首的尊号，他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埃及和后来后土耳其苏丹也称哈里法。——译者

点就已说明问题了。论基马尔党人的文章是文集的编者密尔斯写的，他对基马尔党人中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或无论如何要与西方“更为密切地接近”的那一派入怀有明显的同情。1939年底，美国出版了韦伯斯特著的《阿塔丘尔克的土耳其》。书中有很多年代日期和数字，并且除若干次要的错误以外，材料一般地都是确切的。但是这本书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意图：粉饰土耳其的真实情况，在美国资产者面前，把土耳其说成在已经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利于美国政客的样子。显著的例子是：作者说，在土耳其根本没有独裁，也不可能，因为（而且这是唯一的解释）基马尔·阿塔丘尔克本来是可以当苏丹或哈里法的，比方说，就象伊朗的列萨汗当了国王那样，但他自动地拒绝这样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年代里，美国出版的有关土耳其的书籍和文章具有更大的倾向性：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恬不知耻地为土耳其建立的反动制度作辩护，充满了对那些为争取自己国家从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土耳其民主团体的诽谤性的攻击。

英国的作者怀有露骨的倾向性，这是由于英国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的缘故。艾物斯莱勋爵的巨著《土耳其帝国史》中包括有关于1914年以后时期的几章，它们是出自名记者齐罗尔的手笔。在有关现代土耳其的一篇中，齐罗尔暴露出异常凶恶的面目。他把民族解放运动描写成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运动，并且对于盟国放过时机，未能绞杀土耳其，允许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而大发牢骚。另一位英国作者，以其很多有关对外政策的著作而著称的汤因比，与柯克伍德合写了一大部有关土耳其的著作，书中提供了有价值的事实材料，但也作了具有很大倾向性的叙述。例如，著者对英国同意由希腊人占领伊兹密尔一事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劳合·乔治当时是很天真的，他被“克里特的海妖”——维尼塞洛斯^①——迷住了，后者说服了他同意占领伊兹密尔。

阿姆斯特朗的《灰狼》一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特别是在土耳其。书中有很多有趣的细

^① 维尼塞洛斯(1864-1936)，出生于克里特岛，多次担任希腊首相。——译者

节，但它主要是打算引起庸俗的廉价效果，充满着有关基马尔私生活的似不可信的报道，因此阿姆斯特朗在其书中引用的其他事实也很值得怀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出版了一个叫做贾尔曼的人所著的《土耳其》一书。它是作为《列国》丛书之一出版的，书中含有很多重大的错误和别有用心的歪曲，更不用说作者在方法论方面的无能了。例如，作者写道，只是巴黎条约才为商船开放了黑海，奥斯曼国会“自动解散了”，而事实上它是由于英国人占领伊斯坦布尔而被解散的；他又说，哈里法制度的废除好象是由于印度的哈里法拥护者“天真的”发动所引起的，反动的所谓“进步”党仿佛是真正进步的等等。

8 作者对于阿里·费特希贝伊(奥克雅尔)领导的“自由”党表示特别的同情。作者硬说这个政党之所以解散，是因为土耳其的社会舆论还没有达到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的程度。作者谴责把首都从伊斯坦布尔迁移到安卡拉。

西欧和美国有关新土耳其的著作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土耳其本国的著作就应具有特

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就在这里情况也很不顺利。事实上，整个土耳其的史学史都属于半官方的范畴。它基本上是重复基马尔的有名的演说。可是基马尔的演说决不符合对客观的历史研究所提出的要求。穆斯塔法·基马尔演说的开头第一句话是：“1919年5月19日我在萨姆松登陆”；这句话应当表明，在此以前，即在1919年5月19日以前，土耳其是没有任何民族运动的。当谈到政治发动（基马尔的演说就正是这种发动）的时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研究工作者不能以此作为土耳其全部现代史的根据。同时，以其第四卷阐述土耳其现代史的半官方的土耳其著作《历史》（Тарих）一书，不仅完全遵循基马尔的主张，而且也几乎完全以他演说中所包含的那些真实史料为限。如果说《历史》也补充了某些新东西的话，那就是在很多场合下它都有意地歪曲历史事实。例如，《历史》硬说，苏维埃俄国只是当土耳其在反对希腊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威力以后，才同土耳其签订了1921年3月16日的条约；虽然大家都知道，条约是在“第二次伊涅纽”以前和远在萨卡里亚河战役以前签订的。

在记述和分析历史事件方面表现出独立自主精神的土耳其作者的书籍中，应当指出女作家哈里德·艾迪布的回忆录。她的英文著作《土耳其的痛苦经历》一书更特别有意义。可是哈里德·艾迪布由于代表伊斯坦布尔买办的利益，她是从反动的立场批评基马尔政策的。所以，对待哈里德·艾迪布的断语必须非常慎重。特别是基马尔曾经声明，她曾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而她对这些声明所作的驳斥也未必可信。

很明显，现有的关于新土耳其的著作很难尽述。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版了基马尔的很多传记；在许多杂志上曾刊载过长篇的文章；最近几年在土耳其本国也出版了几部有关现代史的书。可是它们基本上只是重复旧的东西，几乎没有引用新材料。土耳其的教授希克梅特·巴尤尔已着手编著一部多卷的《土耳其革命史》，并且他在序言中解释说，“土耳其革命”一词应理解为基马尔革命，即土耳其历史的现代时期。可是在已经出版的前三卷中，作者仅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全书将在什么时候出全。

* * *